紅樓夢（程甲本）/一百一十五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（程甲本）

◀上一回

第一百十五回　惑偏私惜春矢素志　證同　　寶玉失相知

下一回▶

話說寶玉爲自己失言被寶釵問住，想要掩飾過去，只見秋紋進來說：「外頭老爺叫二爺呢。」寶玉巴不得一聲，便走了。去到賈政那裡，賈政道：「我叫你来不爲別的，現在你穿着孝，不便到學裡去，你在家裡，必要將你念過的文章温習温習。我這幾天倒也閑着，隔兩三日要做幾篇文章我瞧瞧，看你這些時進益了没有。」寶玉只得答應着。賈政又道：「你　　兄弟蘭侄兒我也叫他們温習去了。倘若你作的文章不好，反倒不及他們，那可就不成事了。」寶玉不敢言語，答應了個「是」，站着不動。賈政道：「去罷。」寶玉退了出來，正撞見賴大諸人拿着些册子進来。寶玉一溜烟回到自己房中，寶釵問了知道叫他作文章，倒也喜歡，惟有寶玉不願意，也不敢怠慢。正要坐下靜靜心，見有兩個姑子進來，寶玉看是地藏菴的，來和寶玉說：「請二奶奶安。」寶釵待理不理的說：「你們好？」因叫人來：「倒茶給師父們喝。」寶玉原要和那姑子說話，見寶釵似乎厭惡這些，也不好兜搭。那姑子知道寶釵是個冷人，也不久坐，辭了要去。寶釵道：「再坐坐去罷。」那姑子道：「我們因在鉄檻寺做了功德，好些時没来請太太奶奶們的安，今日來了，見過了奶奶太太們，還要看四姑娘呢。」寶釵點頭，由他去了。

那姑子便到惜春那裡，見了彩屏，說：「姑娘在那裡呢？」彩屏道：「不用提了。姑娘這幾天飯都没吃，只是歪着。」那姑子道：「爲什麽？」彩屏道：「說也話長。你見了姑娘只怕他便和你說了。」惜春早已聽見，急忙坐起說：「你們兩個人好啊？見我們家

事差了，便不來了。」那姑子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有也是施主，没也是施主，别說我們是本家菴裡的，受過老太太多少恩惠呢。如今老太太的事，太太奶奶們都見了，只没有見姑娘，心裡惦記，今兒是特特的來瞧姑娘來的。」惜春便問起水月菴的姑子來，那姑子道：「他們菴裡鬧了些事，如今門上也不肯常放進來了。」便問惜春道：「前兒　　見說櫳翠菴的妙師父怎麼跟了人去了？」惜春道：「那裡的話！說這個話的人隄防着刮舌頭。人家遭了强盜搶去，怎麼　　說這樣的壞話。」那姑子道：「妙師父的爲人怪僻，只怕是假惺惺罷。在姑娘面前我們也不好說的。那裡像我們這些粗夯人，只知道諷經念佛，給人家懺悔，也爲着自己修個善果。」惜春道：「怎麼樣就是善果呢？」那姑子道：「除了偺們家這樣善德人家兒不怕，若是别人家，那些誥命夫人小姐也保不住一輩子的榮華。到了苦難來了，可就救不得了。只有個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，遇見人家有苦難的就慈心發動，設法兒救濟。爲什麼如今都說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呢。我們修了行的人，雖說比夫人小姐們苦多着呢，只是没有儉閣本和藤本作：險難的了。雖不能成佛作祖，修修來世或者轉個男身，自己也就好了。不像如今脫生了個女人胎子，什麼委屈煩難都說不出来。姑娘你還不知道呢，要是人家姑娘們出了門子，這一輩子跟着人是更没法兒的。若說修行，也只要修得真。那妙師父自爲才情比我們强，他就嫌我們這些人俗，豈知俗的纔能得善緣呢。他如今到底是遭了大劫了。」

惜春被那姑子一番話說得合在機上，也顧不得丫頭們在這裡，便將尤氏待他怎樣，前兒看家的事說了一遍。並將頭髮指給他瞧道：「你打諒我是什麼没主意戀火坑的人麼？早有這樣的心，只是想不出道兒來。」那姑子　　了，假作驚慌道：「姑娘再别說這個話！珍大奶奶　　見還要罵殺我們，攆出　　去呢！姑娘這樣人品，這樣人家，將來配個好姑爺，享一輩子的榮華富貴。」惜春不等說完，便紅了臉說：「珍大奶奶攆得你，我就攆不得麼？」那姑子知是真心，便索性激他一激，說道：「姑娘别怪我們說錯了話，太太奶奶們那裡就依得姑娘的性子呢？那時鬧出没意思來倒不好。我們倒是爲姑娘的話。」惜春道：「這也瞧罷咧。」彩屏等　　這話頭不好，便使個眼色兒給姑子叫他走。那姑子會意，本來心裡也害怕，不敢挑逗，便告辭出去。惜春也不留他，便冷笑道：「打諒天下就是你們一個地藏菴麼！」那姑子也不敢答言去了。

彩屏見事不妥，恐躭不是，悄悄的去告訴了尤氏說：「四姑娘絞頭髮的心頭還没有息呢。他這幾天不是病，竟是怨命。奶奶隄防些，别鬧出事來，那會子歸罪我們身上。」尤氏道：「他那裡是爲要出家，他爲的是大爺不在家，安心和我過不去，也只好由他罷了。」彩屏等没法，也只好常常勸解。豈知惜春一天一天的不吃飯，只想絞頭髮。彩屏等吃不住，只得到各處告訴。邢王二夫人等也都勸了好幾次，怎奈惜春執迷不解。邢王二夫人

正要告訴賈政，只　　外頭傳進來說：「甄家的太太帶了他們家的寶玉来了。」衆人急忙接出，便在王夫人處坐下。衆人行禮，叙些寒温，不必細述。

只言王夫人提起甄寶玉與自己的寶玉無二，要請甄寶玉進來一見。傳話出去，囘來說道：「甄少爺在外書房同老爺說話，說的投了機了，打發人來請我們二爺三爺，　　叫蘭哥兒，在外頭吃飯。吃了飯進来。」說　　，裡頭也便擺飯。不題。

且說賈政見甄寶玉相貌果與寶玉一樣，試探他的文才，竟應對如流，甚是心敬，故叫寶玉等三人出来警勵他們，再者倒底叫寶玉来比一比。寶玉聽命，穿了素服，帶了兄弟侄兒出來，見了甄寶玉，竟是舊相識一般。那甄寶玉也像那裡見過的，兩人行了禮，然後賈　　賈蘭相見。本來賈政席地而坐，要讓甄寶玉在椅子上坐。甄寶玉因是晚輩，不敢上坐，就在地下鋪了褥子坐下。如今寶玉等出來，又不能同賈政一處坐着，爲甄寶玉又是晚一輩，又不好叫寶玉等站着。賈政知是不便，站着又說了幾句話，叫人擺飯，說：「我失陪，叫小兒輩陪着，大家說說話兒，好叫他們領領大教。」甄寶玉遜謝道：「老伯大人請便。侄兒正欲領世兄們的教呢。」賈政囘覆了幾句，便自往内書房去。那甄寶玉反要送出來，賈政攔住。寶玉等先搶了一步出了書房門檻，站立着看賈政進來，然後進來讓甄寶玉坐下。彼此套叙了一囘，諸如久慕竭想的話，也不必細述。

且說賈寶玉見了甄寶玉，想到夢中之景，並且素知甄寶玉爲人必是和他同心，以爲得了知己。因初次見面，不便造次。且又賈　　賈蘭在坐，只有極力　　讚說：「久仰芳名，無由親炙。今日見面，真是謫仙一流的人物。」那甄寶玉素來也知賈寶玉的爲人，今日一見，果然不差，「只是可與我共學，不可與你　　閣本和藤本作：適道，他既和我同名同貌，也是三生石上的舊精魂了。既我略知了些道理，怎麽不和他講講。但是初見，尚不知他的心與我同不同，只好緩緩的来。」便道：「世兄的才名，弟所素知的，在世兄是數萬人的裡頭選出來最清最雅的，在弟是庸庸碌碌一等愚人，忝附同名，殊覺玷辱了這兩個字。」賈寶玉　　了，心想：「這個人果然同我的心一樣的。但是你我都是男人，不比那女孩兒們清潔，怎麽他拿我當作女孩兒看待起来？」便道：「世兄　　讚，寔不敢當。弟是至濁至愚，只不過一塊頑石耳，何敢比世兄品望高清，寔稱此兩字。」甄寶玉道：「弟少時不知分量，自謂尚可琢磨。豈知家遭消索，數年来更比　　礫猶賤，雖不敢說歷盡甘苦，然世道人情略略的領悟了好些。世兄是錦衣玉食，無不遂心的，必是文章經濟高出人上，所以老伯鍾愛，將爲席上之珍。弟所以纔說尊名方稱。」賈寶玉聽這話頭又近了禄蠹的舊套，想話囘答。賈環見未與他說話，心中早不自在。倒是賈蘭　　了這話甚覺合意，便說道：「世叔所言固是太謙，若論到文章經濟，實在從歷練中出来的，方爲

眞才實學。在小侄年幼，雖不知文章爲何物，然將讀過的細味起來，那膏梁文繡比着令聞廣譽，真是不啻百倆閣本作：倍的了。」甄寶玉未及答言，賈寶玉聽了蘭兒的話心裡越發不合，想道：「這孩子從幾時也學了這一派酸論。」便說道：「弟聞得世兄也詆盡流俗，性情中另有一番見解。今日弟幸會芝範，想欲領教一番超凡入聖的道理，從此可以淨洗俗腸，重開眼界，不意視弟爲蠢物，所以將世路的話來酬應。」甄寶玉聽說，心裡曉得「他知我少年的性情，所以疑我爲假。我索性把話說明，或者與我作個知心朋友也是好的。」便說道：「世兄高論，固是眞切。但弟少時也曾深惡那些舊套陳言，只是一年長似一年，家君致仕在家，懶於酬應，委弟接待。後來見過那些大人先生盡都是顯親揚名的人，便是著書立說，無非言忠言孝，自有一番立德立言的事業，方不枉生在聖明之時，也不致負了父親長養育教誨之恩，所以把少時那一　　迂想痴情漸漸的淘汰了些。如今尚欲訪師覓友，教導愚　　，幸會世兄，定當有以教我。適纔所言，並非虛意。」賈寶玉愈　　愈不耐煩，又不好冷淡，只得將言語支吾。幸喜裡頭傳出話來說：「若是外頭爺們吃了飯，請甄少爺裡頭去坐呢。」寶玉　　了，趁勢便　　甄寶玉進去。

那甄寶玉依命前行，賈寶玉等陪着來見王夫人。賈寶玉見是甄太太上坐，便先請過了安，　　賈閣本和藤本作：賈　　賈蘭也見了。甄寶玉也請了王夫人的安。兩母兩子互相厮認。雖是賈寶玉是娶過親的，那甄夫人年紀已老，又是老親，因見賈寶玉的相貌身材與他兒子一般，不禁親熱起來。王夫人更不用說，拉着甄寶玉問長問短，覺得比自己家的寶玉老成些。囬看賈蘭，也是清秀招閣本和藤本作：超羣的，雖不能像兩個寶玉的形像，也　　隨得上。只有賈　　粗夯，未免有偏愛之色。衆人一見兩個寶玉在這裡，都来瞧看，說道：「真真奇事，名字同了也罷，怎麼相貌身材都是一樣的。　　得是我們寶玉穿孝，若是一樣的衣服穿着，一時也認不出來。」內中紫鵑一時痴意發倒，便想起黛玉來，心裡說道：「可惜林姑娘死了，若不死時，就將那甄寶玉配了他，只怕也是願意的。」

正想着，只　　得卿閣本和藤本作：甄夫人道：「前日聽得我們老爺囘來說，我們寶玉年紀也大了，求這裡老爺留心一門親事。」王夫人正愛甄寶玉，順口便說道：「我也想要與令郎作伐。我家有四個姑娘，那三個都不用說，　　的死、嫁的嫁了，還有我們珍大侄兒的妹子，只是年紀過小幾歲，恐怕難配。倒是我們大媳婦的兩個堂妹子生得人才齊正，二姑娘呢，已經許了人家，三姑娘正好與令郎爲配。過一天我給令郎做媒，但是他家的家計如今差些。」甄夫人道：「太太這話又客套了。如今我們家還有什麼，只怕人家嫌我們窮罷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現今府上復又出了差，將来不但復舊，必是比先前更要鼎盛起來。」甄夫人笑着道：「但願依着太太的話更好。這麼着就求太太作個保山。」甄寶玉　　他們說起親事，便告辭出來。賈寶玉等只得陪着來到書房，見賈政已在那裡，復

又立談幾句。聽見甄家的人來回甄寶玉道：「太太要走了，請爺回去罷。」于是甄寶玉告辭出来。賈政命寶玉　　蘭相送。不題。

且說寶玉自那日見了甄寶玉之父，知道甄寶玉來京，朝夕盼望。今兒見面原想得一知己，豈知談了半天，竟有些氷炭不投。悶悶的回到自己房中，也不言，也不笑，只　　發怔。寶釵便問：「那甄寶玉果然像你麼？」寶玉道：「相貌倒　　是一樣的。只是言談間看起來並不知道什麼，不過也是個祿蠹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又偏派人家了。怎麼就見得也是個祿蠹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他說了半天，並没個明心見性之談，不過說些什麼文章經濟，又說什麼爲忠爲孝，這樣人可不是個祿蠹麼！只可惜他也生了這樣一個相貌。我想來，有了他，我竟要連我這個相貌都不要了。」寶釵見他又　　獃話，便說道：「你真真說出句話來叫人發笑，這相貌怎麼能不要呢。况且人家這話是正理，做了一個男人，原該要立身揚名的，誰像你一味的柔情私意。不說自己没有剛烈，倒說人家是祿蠹。」寶玉本聽了甄寶玉的話甚不耐煩，又被寶釵搶白了一塲，心中更加不樂，悶悶昏昏，不覺將舊病又勾起來了，並不言語，只是傻笑。寶釵不知，只道是「我的話錯了，他所以冷笑」，也不理他。豈知那日便有些發獃，襲人等慪他也不言語。過了一夜，次日起來只是發獃，竟有前番病的樣子。

一日，王夫人因爲惜春定要絞髮出家，尤氏不能攔阻，看着惜春的樣子是若不依他必要自盡的，雖然晝夜着人看着，終非常事，便告訴了賈政。賈政嘆氣跺脚，只說：「東府裡不知幹了什麼，鬧到如此地位。」叫了賈蓉來說了一頓，叫他去和他母親說，認眞勸解勸解。「若是必要這樣，就不是我們家的姑娘了。」豈知尤氏不勸還好，一勸了更要尋死，說：「做了女孩兒終不能在家一輩子的，若係二姐姐一樣，老爺太太們倒要煩心，况且死了。如今譬如我死了是的，放我出了家，干干淨淨的一輩子，就是疼我了。况且我又不出門，就是櫳翠菴，原是偺們家的基趾，我就在那裡修行。我有什麼，你們也照應得着。現在妙玉的當家的在那裡。你們依我呢，我就算得了命了。若不依我呢，我也没法，只有　　就完了。我如若遂了自己的心願，那時哥哥回來我和他說，並不是你們逼着我的。若說我死了，未免哥哥回来倒說他閣本和藤本作：你們不容我。」尤氏本與惜春不合，聽他的話也似乎有理，只得去回王夫人。

王夫人已到寶釵那裡，見寶玉神魂失所，心下着忙，便說襲人道：「你們忒不留神，二爺犯了病也不来回我。」襲人道：「二爺的病原來是常有的，一時好，一時不好。天天到太太那裡仍舊請安去，原是好好兒的，今兒纔發糊　　些。二奶奶正要来回太太，恐防太太說我們大驚小怪。」寶玉　　見王夫人說他們，心裡一時明白，恐他們受委屈，便說

道：「太太放心，我没什麽病，只是心裡覺着有些悶悶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是有這病根子，早說了好請大夫瞧瞧，吃兩劑藥好了不好！若再鬧到頭裡丢了玉的時候是的，就費事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太太不放心便叫個人來瞧瞧，我就吃藥。」王夫人便叫丫頭傳話出來請大夫。這一個心思都在寶玉身上，便將惜春的事忘了。遲了一囘，大夫看了，服藥。王夫人囘去。過了幾天，寶玉更糊　　了，甚至于飯食不進，大家着急起來。恰又忙着脫孝，家中無人，又叫了賈芸来照應大夫。賈璉家下無人，請了王仁來在外帮着料理。那巧姐兒是日夜哭母，也是病了。所以榮府中又鬧得馬仰人番。

一日又當脫孝來家，王夫人親身又看寶玉，見寶玉人事不醒，急得衆人手足無措。一面哭着，一面告訴賈政說：「大夫囘了，不肯下藥，只好預備後事。」賈政嘆氣連連，只得親自看視，見其光景果然不好，便又叫賈璉辦去。賈璉不敢違拗，只得叫人料理。手頭又短，正在爲難，只見一個人跑進來說：「二爺，不好了，又有飢荒來了。」賈璉不知何事，這一唬非同小可，瞪着眼說道：「什麽事？」那小廝道：「門上来了一個和尚，手裡拿着二爺的這塊丢的玉，說要一萬賞銀。」賈璉照臉啐道：「我打量什麽事，這樣慌張。前番那假的你不知道麽！就是真的，現在人要死了，要這玉做什麽！」小廝道：「奴才也說了，那和尚說給他銀子就好了。」又說閣本和藤本作：聽着外頭嚷進来說：「這和尚撒野，各自跑進來了，衆人攔他攔不住。」賈璉道：「那裡有這樣怪事，你們　　不快打出去呢。」又鬧着，賈政　　見了，也没了主意了。裡頭又哭出來說：「寶二爺不好了！」賈政益發着急。只見那和尚嚷道：「要命拿銀子来！」賈政忽然想起，頭裡寶玉的病是和尚治好的，這會子和尚來，或者有救星。但是這玉倘或是真，他要起銀子來怎麽樣呢？想了一想，好且不管他，果眞人好了再說。

賈政叫人去請，那和尚已進來了，也不施禮，也不答話，便徃裡就跑。賈璉拉着道：「裡頭都是内眷，你這野東西混跑什麽！」那和尚道：「遲了就不能救了。」賈璉急得一面走一面亂嚷道：「裡頭的人不要哭了，和尚進來了。」王夫人等只顧着哭，那裡理會。賈璉走近來又嚷，王夫人等囘過頭来，見一個長大的和尚，唬了一跳，躲避不及。那和尚直走到寶玉炕前，寶釵避過一邊，襲人見王夫人站着，不敢走開。只見那和尚道：「施主們，我是送玉来的。」說着，把那塊玉擎着道：「快把銀子拿出來，我好救他。」王夫人等驚惶無措，也不擇真假，便說道：「若是救活了人，銀子是有的。」那和尚笑道：「拿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放心，横豎折變的出來。」和尚哈哈大笑，手拿着玉在寶玉耳邊叫道：「寶玉，寶玉，你的寶玉囘來了。」說了這一句，王夫人等見寶玉把眼一睜。襲人說道：「好了。」只見寶玉便問道：「在那裡呢？」那和尚把玉遞給他手裡。寶玉先前　　的攥着，後來慢慢的得過手來，放在自己眼前細細的一看說：「噯呀，久

違了！」裡外衆人都喜歡的念佛，連寶釵也顧不得有和尚了，賈璉也走過來一看。果見寶玉甩過來了，心裡一喜，疾忙躲出去了。那和尚也不言語，趕来拉着賈璉就跑。賈璉只得跟着到了前頭，趕着告訴賈政。賈政聽了喜歡，卽找和尚施禮叩謝。和尚還了禮坐下。

賈璉心下狐疑：「必是要了銀子纔走。」賈政細看那和尚，又非前次見的，便問：「寶剎何方？法師大號？這玉是那裡得的？怎麽小兒一見便會活過來呢？」那和尚微微笑道：「我也不知道，只要拿一萬銀子来就完了。」賈政見這和尚粗魯，也不敢得罪，便說：「有。」和尚道：「有便快拿來罷，我要走了。」賈政道：「略請少坐，待我進內瞧瞧。」和尚道：「你去快出來纔好。」

賈政果然進去，也不及告訴便走到寶玉炕前。寶玉見是父親來，欲要　　起，因身子虛弱起不来。王夫人按着說道：「不要動。」寶玉笑着拿這玉給賈政瞧道：「寶玉來了。」賈政畧畧一看，知道此事有些根源，也不細看，便和王夫人道：「寶玉好過來了。這賞銀怎麽樣？」王夫人道：「儘着我所有的折變了給他就是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只怕這和尚不是要銀子的罷。」賈政點頭道：「我也看來古怪，但是他口口聲聲的要銀子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老爺出去先　　留着他再說。」賈政出来，寶玉便嚷餓了，喝了一碗粥，還說要飯。婆子們果然取了飯來，王夫人還不敢給他吃。寶玉說：「不妨的，我已經好了。」便　　着吃了一碗，漸漸的神氣果然好過来了，便要坐起来。麝月上去輕輕的扶起，因心裡喜歡，忘了情說道：「眞是寶貝，纔看見了一會兒就好了。　　的當初没有砸破。」寶玉　　了這話，神色一變，把玉一撂，身子往後一仰。未知死活，下回分解。